

苹果身陷多事之秋 数千亿美元灰飞烟灭

□本报记者 倪伟

2018年下半年,美国科技股巨头苹果公司深陷多事之秋。先是新品销量预期下滑,再到供应商危机,遭多投行下调目标价,本周又爆出多机型在华遭禁售。二级市场上,苹果股价已连跌四个月,较今年以来高点损失超3000亿美元,全球主要供应商股价也受拖累,市场人士对苹果未来走势分化明显。

负面消息接踵而至

2018年,对美国科技股巨头苹果公司来说,是大起大落的一年。由于美国减税政策红利,美联储加息带来的资金回流以及美国股市一路长牛,苹果历史上第一次市值站上万亿美元,成为里程碑式的事件。但到了下半年,确切地说是8月之后,该股进入多事之秋。负面消息缠身,股价从历史高点回落,连续下跌达4个月。

今年9月,苹果公司如约推出三款iPhone新机型,但市场反应并不理想。苹果公司在新品发布一个多月后爆出大幅削减生产订单的消息,尤其是对于iPhone XR削减的幅度最大。消息称10月底苹果要求将之前7000万部的手机订单至多削减三分之一,以后几周又再次削减。随后,苹果的几家主要供应商,包括Lumentum和Japan Display等纷纷下调各自业绩预期,并表示原因是“主要客户削减订单”。虽然并未直接点名苹果,但市场认为信息已经相当明确。据悉,富士康最初为苹果的XR型号准备了近60条组装线,但最近只使用了大约45条生产线。富士康此前表示,“今年将是令人失望的一年”。

为提振销量,苹果最近甚至开始采用i-Phone XR以旧换新策略来进行促销,如果客户愿用两年前发布的iPhone 7 Plus以旧换新,那么iPhone XR仅需449美元,比官方标价低了300美元。苹果极少使用这样的营销策略,这似乎又从侧面印证销售确实成为公司的一大痛点。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苹果为提升销售绞尽脑汁的同时,高通的一纸诉讼给苹果公司在其重要的中国市场贴上了一张禁售令。12月10日晚间,高通宣布,在与苹果的两项专利纠纷案中获胜,中国福州中院初步裁定,禁止苹果公司在中国市场进口和销售包括iPhone X在内的多款型号手机。根据上述申明,受禁令影响的机型包括



视觉中国图片

iPhone 6S,iPhone 6S Plus,iPhone 7,i-Phone 7 Plus,iPhone 8,iPhone 8 Plus和i-Phone X。事实上高通与苹果之间的恩怨已绵延数年,涉及百亿美元费用,且很可能在下一个5G时代继续纠缠。虽然很多分析师表示该禁令并不会对苹果实际销售带来太大打击,因为大部分新品都可以规避该禁令中涉及的操作系统,但苹果股价还是因此出现了下挫。

此外,因苹果拒绝防骚扰APP上架,印度电信管理局表示或要求所有的iphone在印度退网;埃及指控iPhone价格要比中东其他地区高出50%,要求解除不公平限制,否则将对薄公堂。苹果短期还面临“关税魔咒”等一系列不利因素。

市场预期分化明显

在二级市场上,苹果股价今年经历大起大落。此前由于受益于美国税改政策,美国加息带来的资金回流、强美元背景以及美股创9年多牛市新高,苹果股价曾在10月3日盘中创出历史新高232.66美元,市值一度超过11039亿美元。然而从月线上看,即便在创出历史高价的10月苹果股价仍然下跌了3.05%,从8月至今的4个月中,苹果股价分别下跌了0.83%、3.05%、18.12%和5.31%。目前公司最新市值为8024亿美元,较

高点损失了3015亿美元。受此影响,全球各市场苹果主要供应商股价也随之出现明显下跌。各大投行对苹果未来走势出现明显分化。

早在11月,高盛已三次下调苹果目标价,该行认为,苹果产品在中国市场需求恶化可能超预期,该行还下调了明年第一财季iphone的产量和营收预期,预计明年第一财季,苹果总营收将下降3%至890亿美元,该数值处于苹果11月1日给出的指引(890亿美元至930亿美元)的下端。高盛也重申对苹果公司的中性评级,目标价从222美元下调至209美元。

瑞银预计苹果iPhone收入将在2018财年下半年下滑2%,这将成为苹果历史上的第二次下滑。该行甚至警告,苹果iPhone的实际销量可能比现在预测的还要糟。该行将目标价降至每股210美元。

也有分析师高呼“现在正是买入苹果的好机会”。摩根士丹利表示,受益于三款新机上市,苹果手机在中国的市场份额有所提升,并超越OPPO但仍低于华为。该行重申对苹果股价的超配评级,目标价236美元。

中国智能手机或迎机遇

公开数据显示,2008年全球前六大手机厂商分别为诺基亚、三星、摩托罗拉、LG、索尼爱立

信、中兴,中兴排名第六,市场份额不足5%。而2018年,全球前六大手机厂商分别为三星、华为、苹果、小米、OPPO、Vivo,华为排名第二,市场份额近15%。十年间,欧洲、日本品牌退出舞台,全球智能手机市场只剩下中美韩三足鼎立。在手机整机市场中,中国品牌的市场份额已成为全球第一,但产品以中低端为主,高端市场仍难撼动苹果和三星地位。苹果虽然销量仅排全球第三,却以超高的品牌溢价占据全球手机市场50%的收入和80%的利润。

目前全球智能手机换机需求下降,同时有数据显示,受访者对苹果手机的新功能——面部识别系统、增强现实或人工智能并不感冒,相反,包括电池寿命、价格和网络质量在内的“核心功能”才是他们最想在新手机中想寻找的。但不幸的是,苹果在这方面并未表现完美,市场预期苹果的年收入或出现史上第二次年度下滑。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中国的智能手机在功能方面已经大幅赶上,且价格相对合理,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但未来行业真正的爆发式增长机会,还要看5G技术带来的智能设备更新换代潮。

相对整机市场,产业链上游领域美日韩领先优势更大,中国的短板更明显。但以华为海思、京东方、舜宇光学为代表,中国企业近年来在芯片、显示面板、光学镜头等部分手机核心技术领域实现从无到有的突破,逐步具备与美日韩竞争的实力。在当前已经公开的5G相关专利中,韩国、中国、美国分别拥有5947、3929、2563件授权专利,合计超过所有授权专利的80%;韩国三星电子拥有2300件、排名第一,高通拥有232件、排名第四,华为拥有113件、排名第七。

恒大金融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在其研报中表示,当前中国电子产业面临的外部环境错综复杂,我们必须保持定力,加大对芯片等短板领域以及5G、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研发投入;在国际市场中,中国企业也应积极探索与西方对手如何从传统的竞争关系向“竞合”关系转变;且需要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和海外业务的合规工作,中国企业应加大对核心技术专利的保护力度,尽量在国际公认的法律和话语体系下解决商业分歧和纠纷。只有如此,中国智能手机才能在下一个5G大潮中迎头赶上成为弄潮儿。

■ 海外选粹

2019年三十岁以下三十强

2019年《福布斯》三十岁以下三十强精英榜在2018年岁末揭晓。本次评选出的30岁以下精英人物,涉及艺术设计、电商零售、医疗保健、金融投资、能源环保等20个行业,且每一行业都各自评选出30位本行业精英,共计600名年轻的行业先锋。

奈特·特纳早在24岁便成功将自己的广告公司以8100万美元出售给谷歌,不过他与合作伙伴扎克·温伯格并未因此停止创业的脚步。很快,他们将关注点转移到医疗行业,尽管他们对该行业几乎一无所知,但特纳的亲人曾经求医无门的遭遇,让他意识到医疗行业存在一个重大缺口:需要有人收集数据为患者提供丰富的临床资料。于是,二人于2012年共同创立了弗莱提龙健康公司,其主旨是将电子病历中的患者数据汇总起来,以便改进医疗服务。该公司很快便融资3.28亿美元,身为该公司首席执行官的特纳与首席运营官温伯格也在当年《2015年》(福布斯)三十岁以下三十人精英榜。

据《福布斯》估算,弗莱提龙公司年收入接近2亿美元,今年4月,瑞士制药业巨头罗氏公司以19亿美元收购了弗莱提龙,这还不包括罗氏所拥有的这家医疗数据公司价值约2亿美元的股份,经此一役,公司创始人特纳和温伯格各自净赚2.5亿美元。

28岁的亨特·霍尔克利是位元资产管理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身为脸书前产品经理,霍尔克利与其合作伙伴向风险投资公司融资400万美元,以期按透明化标准创建加密货币指数。该公司目前管理资产总额约15亿美元,并拥有600多个家族理财财富。

24岁的迈克尔·卡拉卡瑞斯在意识到零售商业须简化物流后,便下决心于2017年创建了递利送公司,专事为沃尔玛、ebay等商界领军企业提供快速而实惠的物流服务。在成功开办了自己的公司后,卡拉卡瑞斯开始向创业新人伸出援手,最近他与合作伙伴已融资700多万美元帮助一些小微企业及个人创业者成功起步。

27岁的阿尔希思·阿拉姆,在一次陪同父母重回祖国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旅行中,不禁心生创意,她想采用一种尖端材料制造净水产品,不久,这种基于纳米技术的活性炭净水器便应运而生,阿拉姆更因此创建了高里费公司,并进一步开发价廉物美的石墨烯衍生产品,以期用于超级电容器,这种产品日后有望取代铅酸电池及锂电池。

25岁的里克·凌与23岁的乔纳森·林共同创建了比利兹电竞公司,前者任职公司首席执行官,后者则为首席技术官。比利兹电竞公司主要为好战的电脑游戏玩家提供游戏攻略视频,其月度用户高达250万人。二人共融资超过360万美元。今年11月初,比利兹电竞公司被一家游戏聊天软件公司所收购,据估计,其收购总额接近千万美元。

《福布斯》对这些年轻的行业精英寄予厚望,甚至称其将永远改变世界,并成为2019年的行业领军人物。(石璐)

2018年对于美国能源业来说是不寻常的一年。这一年,美国的原油产量超越中东重要产油国沙特阿拉伯,跃居世界首位,天然气产量也排名世界前列。美国能源部长佩里在今年3月的“剑桥能源周”上发表讲话时指出,得益于创新和技术发展,美国正在拥抱“能源新现实”。

根据美国能源部下属的能源信息局公布的数据,今年2月,美国原油产量20多年来首次超越沙特阿拉伯。上半年油价持续走高的利好消息进一步推动以页岩油为首的美国原油业蓬勃发展。今年夏季,美国原油产量超越俄罗斯,这也是1999年初以来的首次。今年年末,美国原油日产量已经突破1100万桶。

大多数美国人今天依旧对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石油危机记忆犹新。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中东产油国以石油为武器,给美国一个措手不及的毁灭性打击。当时,美国的许多工厂因此关门停工。美国政府不得不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采取一系列节省石油和电力的紧急措施,其中包括减少班机航次、限制车速、对取暖用油实行配给、星期天关闭全国加油站、限制户外灯光广告等,甚至白宫顶上和联合国大厦周围的电灯也限时关闭。尼克松总统还下令降低总统专机飞行速度,取消周末旅行的护航飞机。在这次

■ 海外传真

美国真的实现能源独立了吗

□本报记者 高路 休斯敦报道

危机中,美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14%,经济增长明显放缓。

显而易见,美国如今的形势与40年前已不能同日而语。能源部长佩里认为,美国当初的能源政策出现偏差。当时,美国针对能源的主流观点是:能源富足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即使有新的能源被发现,也会因而开采成本过高或对环境破坏过度而不得不放弃。但事实证明,随着创新和技术革命,以前不可能开采的油气资源现在已经成为可能。用佩里的话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能源富足时代”。

从佩里的话中可以看出,他或多或少地认为,美国已经可以不在能源领域受制于人。自从2015年底美国政府解除原油出口禁令后,美国的确实实现了原油出口。但美国真的实现能源独立了吗?

美国著名智库贝克研究所能源中心研究员迈克·马哈(Michael Maher)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美国目前仍旧是能源净进口国,国际油价和市场波动仍会对美国经济产生影响。

他指出,美国原油产量不断增长的确增强了经济韧性。由于美国原油出口量仍不算太大,在国际油价下跌时,通过增加原油出口带来的利润尚有限,但在国际油价上升时,由于不必过分依赖进口,高油价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也会较小。

马哈认为,石油输出国组织等机构和

世界重要产油国仍对国际油价和市场起到重要作用,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希望中东地区保持政治稳定,避免能源市场发生重大波动。马哈称,国际能源市场的决定因素除了生产国之外,还包括重要消费国。随着中国成为全球重要能源进口国,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对全球能源市场起到举足轻重作用。

休斯敦大学能源专家爱德华·赫斯(Edward Hirs)和马哈观点相似。他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原油产量增长确实减弱了美国对国际原油的依赖,但是并不能说明美国在国际原油市场上有更大的话语权。他指出,相比沙特阿拉伯等中东产油国,美国的原油生产成本较高,特别是近年来蓬勃兴起的页岩油和墨西哥湾的海上油田。

赫斯认为,在石油输出国组织和俄罗斯等原油生产国决定保持国际油价维持较高水平时,美国原油生产商可以获得利润空间。而一旦国际油价跌至一定水平,美国的原油生产优势就会逐步减弱,利润减少会导致生产商缩减规模。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中东产油国仍会在国际原油市场扮演相当重要角色。

2018年世界油价起伏明显。上半年油价一度冲高到80美元一桶,接近年末又回落到50美元左右一桶。展望2019年,马哈和赫斯都认为,油价、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和地缘政治因素都将是美国能源面临的重大挑战。

■ 海外观察

美联储独立性面临考验

□王亚宏

金融行业有句老话:“永远不要和央行作对”。但作为行业周期性很强的现任美国总统和前房地产开发商,特朗普却不信邪,在过去半年里时不时就在社交媒体上胖揍美联储一顿。从美国的加息路径看,特朗普的霸凌行动还很有可能起到了效果,一直宣称坚守“央行独立”原则已经开始认怂。

执掌货币政策的央行是骄傲的,作为全球四大央行之首的美联储更是如此。美联储一直秉持着“央行独立”的原则,即认为拥有不接受来自政府的指令,也不必与政府协商,无条件地拥有自主决定维持或变更现行货币政策的权力。

不过近来美联储的这种骄傲却遭到来自不按套路出牌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连续攻击。在特朗普眼里,美联储的一些行为比那些“偷走美国工作岗位”的贸易伙伴还要“坏的多”。他不止一次抨击美联储加息是“疯狂之举”,此举是在破坏美国经济。

特朗普甚至直接把矛头指向了美联储主席杰伊·鲍威尔,虽然他在今年2月选择鲍威尔担任此职,但他对于这项任命“一点也不高兴”。此外,特朗普还任命了美联储理事会另外三名成员中的两名:兰道·夸尔斯与理查德·克拉克里达,但特朗普认为“他们正在做的事情是错误的”。

特朗普口中的“错误的事”指的是美联储加息以及由此导致的美元走强。他公开表示强势美元令美国处于不利位置。他还对美联储的货币紧缩表达了不满,担心这将对美国经济和竞争力带来潜在影响。特朗普认为美联储已经失控,连续加息是一项“荒谬”的政策,加大了政府为不断扩大赤字融资成本,每加一次息就耗掉500亿美元预算。

特朗普的言论违背了美国总统不评论美联储政策和美元汇率的惯例,也偏离了白宫不具体评判货币政策传统的传统。不过鉴于特朗普在过去近两年多的时间里已经打破了不少传统,此举也并不完全意外。

真正有趣的是美联储对于特朗普攻击的回应。美联储在过去将近3年的时间里一直致力于推动将利率从危机时期的创纪录低位,调升至更适合健康经济发展的水平。特朗普入主白宫也没有打断这一进程。不过美联储却遇到了新问题,即来自白宫并不友好的态度。年初美联储主席耶伦在任期结束时并没有被续聘,新主席鲍威尔上台后也继续成为靶子。

在连续承受抨击后,美联储秉承的“央行独立”的骄傲,在特朗普的“怒与火”中褪色。比起之前表达支持升息来,美联储目前的立场已经转为“鸽派”。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12月初的讲话中改变了他对美国货币政策的论调,指出美国利率仅“略低于”对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影响,属于中性水平。美联储强调他们的货币政策没有“预定轨道”,之前该机构长期以来一直告诉市场,未来可能继续渐进式加息,现在他们正准备收回这一指引。这种转变被市场解读为美联储向白宫竖起了“白旗”。

事实上,美联储的加息选择并没有像特朗普说的那么不堪。从2015年12月起,随着美联储在时隔十年后重新打开加息通道,宽松就渐行渐远,至今已加息八次。这个数字虽然看上去不少,但如果放在美联储的货币史上考量,目前的加息之路或许刚走了一半,让黄金承压的日子往后还有很长。毕竟在每一次加息周期中,加息通常表现为连续加息,而非一次上调息率至目标利率。美联储采取逐步加息能给予市场一定的缓冲时间,避免快速减少流动性所带来的经济冲击,同时在加息过程中,美联储亦可同时观察经济发展状况,一旦出现超预期的市场波动或经济效应,则可以及时停止,甚至改变货币政策方向。

在美联储过去的5次加息周期里,平均每轮连续加息次数为11次,这说明目前的加息进程还没有达到平均数。即使12月19日美联储再次加息,也是第九次而已。在还没到平均数的情况下提前释放“鸽派”言论,很难说不是受到来自白宫压力的结果。这种在和白宫的对峙中,美联储处于下风的情况放在20多年前是不可想象的。1996年1月当克林顿二次竞选美国总统时,美国人民还感叹:谁是美国总统不重要,重要的是格林斯潘是美联储主席”。

目前美国宏观经济形势表现良好,本来加息有很大概率按照预测进行下去,之前市场也普遍预测美联储还会在明年加息三次,2020年加息一次,但随着来自白宫压力的增大,目前市场预测美联储也在对未来加息频率做“减法”。尤其考虑到2020年又是美国大选年,按照过去经验推测,特朗普不会让美联储安宁。

或许“央行独立”的骄傲时代已经过去,美联储并非最落寞的一家。就在美联储发布12月份议息会议公报的前一周,印度央行行长乌尔吉特·帕特尔突然辞职,此前他与印度总理莫迪在央行独立性和印度金融业的未来发展问题上发生了不愉快的争执,他也成为莫迪在短短两年多时间里赶走第二位印度央行行长。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日子虽然比不上前茬格林斯潘,但比同行帕特尔还要好一些。